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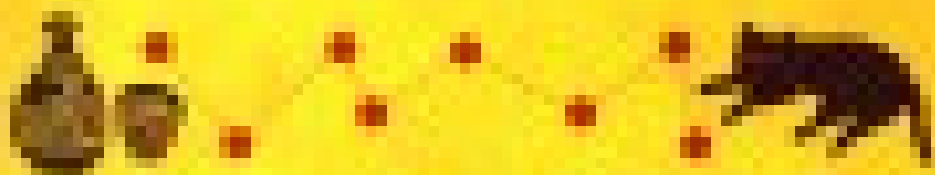
笑 藪

· 古代笑话卷 ·

杨亮才 关艳如 编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

天 地

· 四神圖 ·
明 仇英 畫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笑 藪

· 第一卷 ·

古代笑话

杨亮才 关艳如 编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笑藪/杨亮才编著.

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1998.3

ISBN 7-80094-408-5

I. 笑…

II. 杨…

III. 笑话-中国-古代-选集

IV. I276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8959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79 号)

邮编: 100009

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.25 字数 356 千字

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000 册

定 价: 18.80 元

编者琐言

这是一本古今笑话选集。从开始编选到编成，经过的日子可以说是很长了，足足有 15 年的时间。

我们两人都喜欢搜集笑话，而且喜欢看笑话书。我们看笑话，多半是消闲，即自我欣赏，自我娱乐。

几年来，我们读了不少笑话，边读边记，我们认为好的有意思的，就把它记下来，抄出；是文言文的，就把它译成语体文。不知不觉中，竟然积累了厚厚的三大本，取名曰：《古代笑话》、《民间笑话》、《新笑话》。

这种分类自然不够准确。尤其是古代笑话和民间笑话，我们很难界定它们之间的界限。因为很多古代笑话也多来自民间。民间笑话中也有不少古代笑话。所以这样分只是为了操作方便。

大体上古代笑话是指经过文人加工或者再创作的作品，准确地说，应该叫做书面笑话或文人创作的笑话。民间笑话是指建国后搜集整理的至今还在民间流传的笑话。它更有口头性和群众性。新笑话是指现当代产生的笑话，是与传统笑话相对而言的。它更贴近生活。这部分笑话，有知识分子创作，也有群众创作，很值得研究。

古代笑话部分，1985 年曾以《古笑话今译》为书名，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。这次重版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，改名为《古代笑话》。

民间笑话部分，1985 年以《民间笑话集》为书名，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，现亦作了修订，这次再版时改名为《民间笑话》。

《新笑话》亦早成书，原拟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后因故未能问世。

这次应大众文艺出版社之约，将上述三本笑话集合编为一大本，取名《笑藪》，分一、二、三卷出版。

我们不是选家，却愿意做一点笑话的编选、辑录和诠释工作。

因为，一是笑话的数量很多，浩如烟海，有些笑话，一般读者很不容易找到；二是笑话良莠杂陈，瑕瑜互见，需要有人做点筛选工作；三是我国古代笑话，大都用文言文写成，如不作点今译工作，一般读者不易看懂。

文学家周作人氏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了。他在《苦茶庵笑话集·序》中说：“我的意思是想使笑话在文艺及民俗上稍回复他的一点地位，故有种计划，一辑录古书中的笑话，二蒐集民间笑话，三是取现存的笑话书。第一种考古的工作非我现在所能担任，第二种事业虽更繁重我却愿意投效，不过成功须在将来，到那时候再说，目下所做的便是第三种玩意儿了。”没想到我们的设想竟与周先生的计划不谋而合。这是我们感到欣慰的。但愿我们这个小小的成果，能为爱好笑话的读者提供一点笑料，提供一点阅读笑话的方便，即大家所希望的“一卷在手，笑话全有”，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白做。

在编选过程中，我们不是要求每则笑话都有高度的思想性，只要能够使我们开心地笑笑，也就够了。笑话就是笑话。

但我们也注意到，笑话是笑的艺术。笑话要让人笑也是不容易的。因为笑不是单纯的为笑而笑，在笑声中还包含着对读者的教育意义。在消闲之余，也常常会受到一些启迪的。

比如，现在送礼成风，贿赂公行。我们就想起了《金老鼠》。对此鲁迅先生曾评论过，他说：“记得有一部讲笑话的书，名目忘记了，也许是《笑林广记》吧，说，当一个知县的寿辰，因为

他是子年生，属鼠的，属员们便集资铸了一个金老鼠去作贺礼。知县收受之后，另寻了机会对大众说道：明年又恰巧是贱内的整寿；他比我小一岁，是属牛的。其实大家先不送金老鼠，他决不会敢想金牛。一送开手，可就难收拾了，无论金牛无力致送，即便送了，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。”^①笑话《金老鼠》和鲁迅先生的评论，对行贿者和受贿者都是无情的揭露和嘲讽。有时看笑话不是让人笑，而是让人哭。记得一位作者说过这样的话，他本来想大哭一场，只是借了一个笑的形式，因此笑话实质上乃是“哭话”。这话是很深刻的。

一篇好的笑话，总是以短小的篇幅，精炼的语言，讽刺的手法，表达一个引人发笑的故事，使人读过或听过之后开心，深思，猛醒。近几年来搜集整理的笑话，有的篇幅很长。记录这些笑话的不知是些什么人，不知为什么把笑话弄得那么长，文字那么不通，让人读了昏昏欲睡。这次编选时，文字过长的笑话，我们都作了删改或重写。力避行文唠叨，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，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，尽量短些。长不过数百字，短的只有几十个字。

先前出版的《古笑话今译》和《民间笑话集》均有前言，后编成的《新笑话集》亦有前言。要说的话已经说了，此次出版时仍把它放在本集前面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
这次古今笑话选本《笑藪》得以顺利出版，应该感谢大众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，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，这些书稿照旧只能压在我们的箱子底下。

杨亮才 关艳如

1997.6.8

^① 见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第104-106页。

前 言

这是古代笑话的选译本，题名为《古代笑话》。

笑话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。

从先秦诸子中引用的笑话，我们可以推断，早在 2400 多年以前，我国就有笑话流传。

最早引用民间笑话的书是《孟子》。《孟子》成书当约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。书中引用的民间笑话并不多，但都十分精彩。如《揠苗助长》：

宋人有闵其苗不长而揠之者，茫茫然归，谓其人曰：“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长矣。”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

——《公孙丑上》

通篇不到 50 个字，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愚蠢的宋人形象。一切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，人只能遵照客观法则办事，否则“欲速则不达”，甚至反而把事情弄糟。这则笑话的思想性高，教育意义也大。

又如《攘鸡》：

今有人曰攘其邻之鸡者。或告之曰：“是非君子之道。”曰：“请损之，月攘一鸡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。”

——《滕文公下》

这则笑话是劳动人民揭露和嘲笑统治者的伪善的。同时还有更普遍的意义，就是讽刺那些玩世不恭，知过而不肯改过的人。

此外，《孟子》中还收录了一篇很有名的笑话，那就是《齐人有一妻一妾》。它通过对鄙俗齷齪的齐人的描写，辛辣地讽刺了不择手段以求富贵的利欲熏心的人。这位齐人，在东郭墦间摇尾乞怜，求得一口残羹冷炙；而后回到家来，又眉飞色舞，骄傲于妻妾，及至丑态已经败露，还不自知。昏夜乞哀，白昼骄人。手段之卑劣，行为之鄙俗，实在是人世间最阴暗的丑类，足以警醒世人。

先秦时代的民间笑话没有集成专辑，只散见于先秦诸子的著作中。《孟子》中收录的这些笑话，可能最初都是流传在民间的，是孟轲及其弟子们搜集记录，拿来“为我所用”的。

除孟夫子外，运用民间笑话陈说事理，用得成功的，还有韩非子。

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他的历史观和政治学说，对秦始皇统一中国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，起了重大作用。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，驳斥敌论，韩非在著作中，大量引用民间笑话、寓言。如嘲笑妄图坐享其成者的《守株待兔》（《五蠹》）；讽刺说假话骗人者的《自相矛盾》（《难势》）；嘲笑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者的《郑人买履》（《外储说左上》）；讽刺阿谀奉承的《举烛》；讽刺保守和复古主义者的《卜妻为裤》（以上《外储说左上》）等，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。

在其他诸子著作中，也保存了一些民间笑话。如《尹文子》中的《盗与欧》（《大道下》），《荀子》中的《涓蜀梁》（《解蔽篇》），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其父善游》、《刻舟求剑》（以上《察今》）、《割肉自啗》（《当务》）、《起死人》（《别类》），《晏子春秋》中的《宋人沽酒》（《内篇》），《列子》中的《两小儿辩斗》（《汤问篇》）、《田头献曝》（《杨朱篇》）、《亡铎》、《攫金》（《说符篇》）

等。

上述这些作品，过去一般都把它归入寓言范畴。应当说，它们是寓言，也是笑话。

寓言和笑话的许多内容，用来揭露剥削阶级的罪恶，用来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，二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。区别在于，笑话是在实人实事的基础之上加以虚构、夸张，创作出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；寓言的描写对象，则不一定是人物，它常以动物或其他事物来担当作品的重要角色，用比喻、象征的手法，发人深思地反映社会，教育读者。笑话侧重诙谐、滑稽，所以也叫滑稽故事；寓言侧重比喻说理，所以也叫说理故事。

秦汉时期，笑话一度消歇，被保存下来的甚少。这是因为秦汉统治者禁锢思想，扼杀群众的创作。

魏晋以来，笑话有了一些发展。我国第一部笑话专集——魏邯郸淳的《笑林》出现了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，《笑林》共三卷。今原书已散佚，清马国翰有辑本。鲁迅先生辑录的《古小说钩沉》中也保存了若干则。其中有大家所熟知的《执长竿入城》：

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，初竖执之，不可入，横执之，亦不可入。计无从出。俄有老父至曰：“吾非圣人，但见识多矣。何不锯中截而入。”遂依而截之。

这篇笑话批评了两种人，一个是办事没有灵活性，一个是自作聪明，这在今天仍有教育意义。

唐代文人辑录的笑话集，有侯白的《启颜录》、朱揆的《谐谑录》等，不过这些集子里绝大部分是封建文人流韵事，很少有民间的东西。只有《朝野僉载》（见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五十九）中保存了一些好的民间笑话，如《孙彦高》：

周定州刺史孙彦高，被突厥围城数十重。不敢诣厅，文符须征发者，于小窗接入。锁州宅门。及贼登垒，乃入柜中藏。令奴曰：“牢掌钥匙，贼来索慎勿与。”

这个笑话嘲讽了唐代统治阶级昏聩腐朽、贪生怕死的可耻行径，从中可以看到唐代民间笑话战斗的锋芒。

宋元时期的笑话集，有《艾子杂说》（传苏轼撰）、《拊掌录》（邢居实撰）、《籍川笑林》（无名氏撰）、《事林广记》（陈元靓撰）等，其中以托名苏轼所撰的《艾子杂说》最有代表性。这本书中记录了不少很有趣的笑话，如《齐有富人》：

齐有富人，家累千金。其二子甚愚，其父又不教之。一日，艾子谓其父曰：“君之子虽美，而不通世务，他日曷能克其家？”父怒曰：“吾子之敏，而且特多能。岂有不通世务耶？”艾子曰：“不须试之他，但问君之子所食者米从何来，若知之，吾当妄言之罪。”父遂呼其子问之，其子嘻然笑曰：“吾岂不知此也？每以布囊取来。”其父愀然而改容曰：子之愚甚也，彼米不是田中来？”艾子曰：“非其父不生其子。”

这篇笑话对不劳而食者揭露得多么深刻！

到了明清，笑话有了很大发展，出现了我国民间文学史上笑话空前繁荣的局面。这时期，文人辑录的笑话专辑雨后春笋般出现。《永乐大典》目录卷四十四载有一万六千八百八十八至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一笑韵，都是辑录了明初以前的笑话，可惜此卷现已失落，我们无从知道它的详细内容了。现存和存目的明清笑话集，有浮白主人的《笑林》，江盈科的《雪涛谐史》，赵南星的《笑赞》，冯梦龙的《笑府》、《古今谭概》，陈皋谟的《笑倒》，石天基的《笑得好》，独逸退士的《笑笑录》，小石道人的《嘻谈

录》，游戏主人的《笑林广记》，程世爵的《笑林广记》，俞樾的《一笑》，吴趼人的《俏皮话》、《新笑林广记》、《新笑史》等，不下一百多种。其中以《笑府》影响最大，也最受群众欢迎。

《笑府》上下二卷，明代冯梦龙所辑。共分八类，一百则。此书历来不见著录，也没有全书行世。唯《书舶庸谈》卷一下称日本内阁本目录有《笑府》十三卷，又《笑府抄录》二卷。相传国内大连图书馆藏有原本，但迄今未见。《历代笑话集》、《明清笑话四种》所收《笑府》，都是根据日本节刊本选录的。

冯梦龙是明末杰出的通俗文艺家。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、整理、研究、辑录和刊行工作，以及进行通俗文学的创作。他对我国民间文学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他搜集的民歌集有《挂枝儿》和《山歌》，编选的谜语集有《黄山谜》，编纂的民间笑话、逸闻有《笑府》和《古今谭概》，同时还搜集了宋、元、明三代的话本小说，编成了“三言”——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、《喻世明言》等。这些作品集曾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。

《笑府》与《古今谭概》同是笑话书，但两者在选材上却有明显的分工和不同。《古今谭概》是收录上层社会的趣闻逸事，多有真实的历史人物。《笑府》的取材则完全相反，大都不是真人真事，内容纯系虚构，作品多来自民间，这里举几例，以见一斑。

一、关于揭露剥削阶级丑恶本质的。如《属牛》（又叫《金老鼠》）：

一官府生辰，吏曹闻其属鼠，贖黄金铸一鼠为寿。官喜曰：“汝知奶奶生辰亦在日下乎？奶奶是属牛的。”

封建社会里，官吏是剥削阶级的代理人，他们依仗权势，无

休止地欺压、搜刮劳动人民。对于这些贪官污吏，民间笑话给予了无情的揭露。《属牛》这则笑话揭露了两类人，一是贪得无厌的上司，一是逢迎拍马的下属。鲁迅在谈到这个笑话时说：“其实，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，他决不敢想金牛。一送开手，可就难于收拾了，无论金牛无力致送，即便送了，怕他的姨太太也会属象。”又说：“有贪图金牛者，不但金老鼠，就是死老鼠也不给……中国人的自讨苦吃的根苗在于捧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第一〇四至一〇六页）这个笑话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的。

又如《溺水》（又叫《一钱莫救》）：

一人溺水，其子呼人急救。父于水中探头曰：“是三分便救，若要多莫来！”

人快要淹死了，还斤斤计较，这正是地主阶级爱财如命的典型。这则笑话尖锐地嘲讽了地主老财“舍命不舍财”的吝啬丑态。

再如《讨便宜》：

一人好讨便宜，市人相戒，无敢过其门者。或携砂石一块，自念无妨，迳之。其人一见，即呼：“且住！”急趋入，取厨下刀，于石上一再璧，麾曰：“去！”

这真是“针尖削铁，佛面刮金”。作品对于剥削阶级贪婪本质的描写，可谓淋漓尽致。

二、关于讽刺不良社会风气的。这类作品在《笑府》中数量很多，而且最能显示晚明笑话的特色。由于明代商品经济繁荣，市民阶层的兴起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好吹嘘，尚浮华，讲排场的不良风气。这种爱面子、好虚荣的生活作风，同劳动人民的传统

的道德标准，同他们的质朴品格是相对立的。因此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，自然就成为当时民间笑话的讽刺题材。

请看下面两则笑话。

其一、《新绢裙》：

一人穿新绢裙出行，恐人不见，乃耸肩而行，良久，问童子曰：“有人看否？”曰：“此处无人。”乃弛其肩曰：“既无人，我且少歇。”

其二、《同病》：

一亲家新置一床，穷工极丽，自思好床不使亲家一见，枉自埋没，乃假装有病。偃卧床中，好使亲家来望。哪知亲家做得新裤一条，亦欲卖弄，闻病，欣然往探，既至，以一足架之，故将衣服撩开，使裤出及在外，方问曰：“新翁所染何症而清减至此？”病者曰：“小弟贱恙却与亲翁的尊病一般。”

这种虚伪庸俗行为，在明代社会里，特别是在新兴的市民阶层中是普遍存在的。不过有时表露得明显，有时则比较隐蔽。笑话的作用就是把它们揭示出来，使被这种恶习所俘虏的人，从中照见自己的嘴脸。

《笑府》中还有不少作品是讽刺民众中缺点的。如《藏锄》（讽刺呆痴）、《合种田》（讽刺自私）、《许日子》（讽刺吝啬）、《愿脚踢》（讽刺庸医）、《川字》（讽刺不学无术的塾师）、《下公文》（讽刺愚笨和迂腐）、《性缓》（讽刺慢性子）、《皮匠掌鞋》、《待诏剃头》（讽刺服务态度不好）等等。

这里仅举《金罗汉》为例：

有掘地得金罗汉一尊者，乃以手凿其头不已，问那十七尊何在？

这个笑话是讽刺贪心不足者的。它的表现手法十分独特。掘地的人挖出金罗汉，不但没有高兴，反而动手打它的头，边打边问：“那十七尊哪里去了？”他为什么要“打”呢？因为传说中的罗汉是十八尊。这样描写，加深了对贪心不足者的讥讽，同时具有滑稽幽默情趣。

讽刺人民缺点的笑话和揭露统治阶级的笑话，是有本质不同的。前者是对人民自身缺点进行善意的批评和规劝，教育他们改正缺点，而不是一棍子打死。

冯梦龙在《笑府》中收录了许多现实性很强，从思想到艺术都比较好的笑话。但同时也保存了不少侮辱妇女，讥笑人的生理缺陷，乃至猥亵、色情的作品。这是古代笑话中的糟粕。

目前存世的《笑府》只有节本。《笑府》在清代曾被游戏道人扩充改编为《笑林广记》而风行一时。《笑林广记》中虽然也增补了一些较好的作品，但更多的是庸俗、下流笑话，在社会上散布了恶劣的影响，这是应当指出的。

最后谈一下《广笑府》。1935年，上海襟霞阁曾刊行署名墨憨斋主人著、虞山沈亚公校《广笑府》十三卷。《广笑府》的刊行者，没有说明本书的来源和所据的版本，但从它的内容、体例和序言来判断，可以证明它出于后人的伪托。是清代文人或书贾根据《笑府》拼凑而成，而不是冯梦龙本人辑录的另一部笑话集。赵景深先生也曾对此提出过质疑（《中国笑话提要》）。不过，《广笑府》也确实收录了一部分比较优秀的作品，这里可举《蝙蝠》一例说明：

凤凰庆寿，百鸟朝贺，唯蝙蝠不至。凤责之曰：“汝居吾下，何倨傲乎？”蝠曰：“吾有足，属于兽，贺汝何用？”一日，麒麟生诞，蝠亦不至。麟亦责之。蝠曰：“吾有翼，属于禽，何以贺与？”麟凤相会，语及蝙蝠之事，互相慨叹曰：“如今世上恶薄，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，真个无奈他何！”

笑话通过凤凰、麒麟同蝙蝠的对话，以及对蝙蝠外形的特征描写，有力地揭穿了“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”的两面派的丑恶嘴脸。“不禽不兽”，骂得痛快！

《广笑府》中收录了不少类似的优秀笑话，在社会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，它在这方面的贡献，是不应该抹杀的。

我国古代笑话是很丰富的。它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具有很强的战斗性。它从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各个朝代、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。它是我国民间文学中一宗宝贵的遗产。

一个国家的讽刺艺术如漫画、相声、笑话、讽刺喜剧等特别发达，就说明这个国家很有生气，很有民主，也有自信，不怕讽刺。反之，如果总是怕人家揭露缺点，怕讽刺，因而不允许漫画、相声、笑话等讽刺艺术存在，倒并不能证明她是健康强壮的，而只能说明她是虚弱的。

大家还记忆犹新，在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统治文坛时期，在公开的出版物上，就根本看不到像漫画、笑话这类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东西。他们是最恨笑话的，也是最怕笑话的。在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关于他们的笑话，如《三公一母》、《天高地厚》、《等不及了》、《一齐完》等等，这些笑话像投枪匕首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

那时候，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追查“政治谣言”，追查“政治笑话”，可是他们越追查，讽刺他们的“政治笑

话”就越多。他们看起来样子很凶，实际上虚弱得很。“政治笑话”还没有追查完，他们自己就先完蛋了。

禁止笑话，这是愚蠢人干的事情。以后我们再不能干这种事。对于笑话，只能提倡，不能禁止；只能正确引导，不能打击压制。

笑是永恒的。只要有人类，就会有笑；只要人类还有落后面，就会有讽刺艺术，就会有笑话。

本书共选译古代笑话 710 篇。绝大部分选自先秦到清末的笑话书及笔记小说，一小部分选自印度《百喻经》。

为了供广大的读者阅读，收入本书的笑话，一律都译成了语体文，今译均忠实于原文，没有删除和增补，只在讹误和不连贯处，作了个别文字改动。

本书只含清末以前辑录、刊行的笑话：近代搜集、出版的民间笑话，以及当代流传的笑话，将另行编选。

本书中的插图是漫画家缪印堂所作。笑话与漫画，是同生死、共患难的兄弟；要兴同兴，要衰同衰，它们的命运常常是联系在一起。这里从一个小小的方面表明，如今它们又共同兴旺了。

本书中所收译的笑话，有题目的，一律用了原题目，没有题目的，我们加了题目。

本书在选择过程中，得到很多同志、朋友的支持，在此一并感谢。